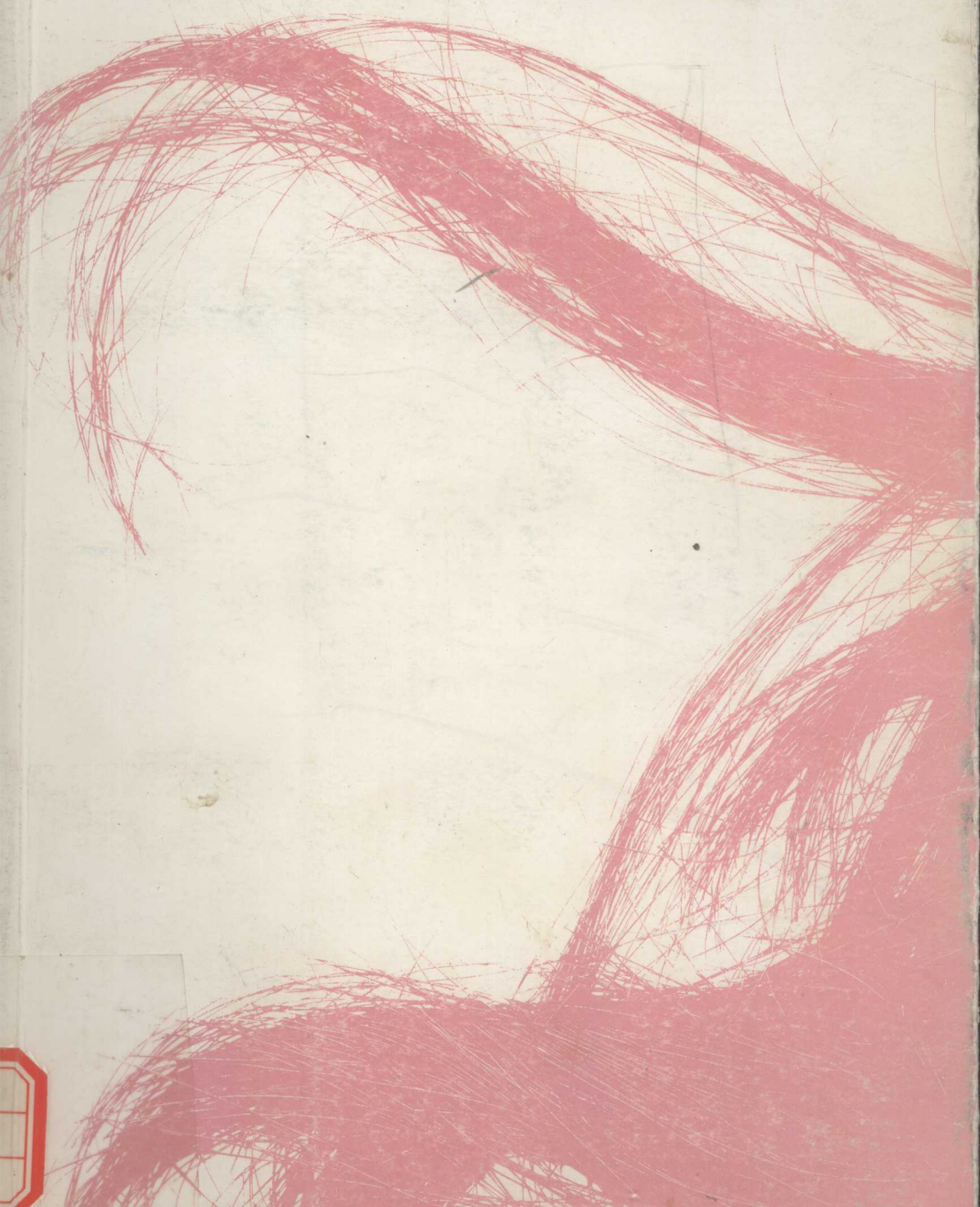


Rainbow

虹

王大进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

Rainbow

虹

王大进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虹 / 王大进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7. 1
ISBN 978-7-5399-2426-7

I. 虹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5477 号

书 名 虹
著 者 王大进
责任编辑 于奎潮
责任校对 孙 慧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无锡市春远印刷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652×960mm 1/16
字 数 160 千字
印 张 13.5
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,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426-7
定 价 19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虹 rainbow
目 录

第一章·001

第二章·019

第三章·03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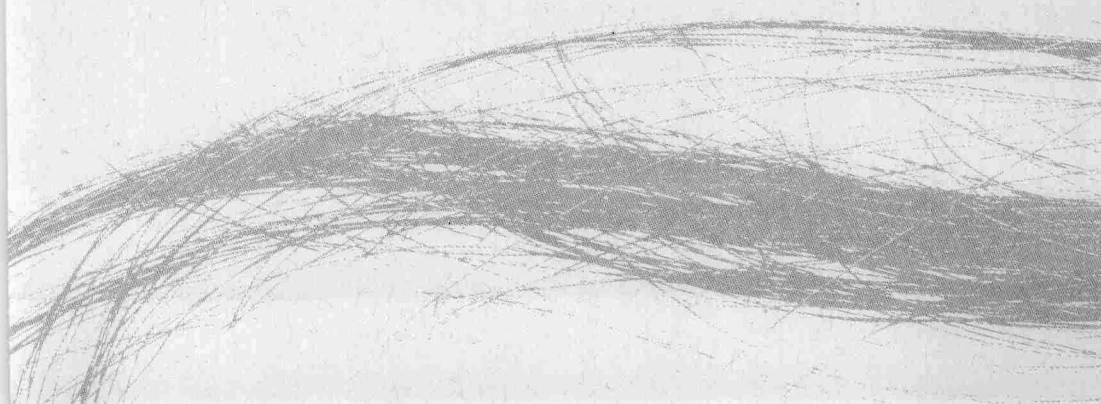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章·071

第五章·103

第六章·139

第七章·165

第八章·199



那一阵子赵英杰真的是意气风发。

一件是院里准备编排一出新歌剧，初步确定他是男一号。事实上，他也是唯一一个无可争议的人物。他年轻，有实力，人缘又好。另一件是他刚刚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性的声乐比赛中，获得了金奖。此外，院里已经再次将他作为“德艺双馨”候选人推荐上去，同时还正式同意给他申报正高职称，并把材料已经送到了市文化局。

对“德艺双馨”这种荣誉称号，赵英杰倒还不是十分上心，——那只是一种荣誉上的肯定。而在前一年，他已经失败过一次了。所以，他不是很上心。可他等这个正高职称，却已经有好几年了。按道理，赵英杰几年前就应该已经是正高了。但是，高级职称是有名额限制的。不大的一个歌舞剧院，已经有四十多位高级职称的歌唱、舞蹈演员了。从政策角度来说，这是不被允许的，因为它大大地超过了国家的规定标准。而客观事实是，成绩突出的演员，你又必须允许他们晋升。于是，领导只能在总量上进行控制。而所谓领导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的权衡者。领导一权衡，就把他给推迟了。想来，这年是再也不能不给他的。据说，院里就只报他一个。通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他有实力，也有资格。早就有人替他抱不平了。如果他得，不过就是理

所当然的事。关于只上报了他一个这样的消息,是院办的小方透露给他的。而这个晚上在红泥大酒店吃请的主人,也是小方。

在整个歌舞剧院,赵英杰和小方的关系是比较好的。

小方大名叫方言,剧院办公室副主任(没有正主任,由他代为主持日常工作),但享受正科级待遇(行政体制里常常会有这样让人有点看不懂,但能够理解的东西)。但院里很少有人叫他“方主任”。一来当然是因为他随和,活泼;二来也是因为他长着一张娃娃脸,笑起来甚至有些孩子气。其实他也是四十出头的人,但就是长得嫩气。

也许是因为搞行政的缘故,方言在外面的路子非常广,很活络。三教九流,都有他的朋友。经常有饭局。除了官方的应酬接待,他还经常有着各种各样、大小不一、名目不一的非官方的,或者是半官方的饭局。逢到这种时候,只要赵英杰没有活动,他都会叫上他。一来是他们一向感情就比较投缘,二来也是为了撑台面。方言会非常隆重地介绍,“这是我们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,赵英杰!”逢到这时候,赵英杰也就是礼貌地笑笑,像在谦虚地推辞,也像是在坦然地接受。不当真。

在歌舞剧院的歌唱演员中,赵英杰应该说是相当出类拔萃的。他是位男高音,大大小小的奖项,获了无数。在全省的演艺圈中,算得上是一位名人。在社会上,也还是有一些普通民众认识他。因为,他时不时地会出现在省内外的一些电视晚会上。当然,被人错认的情况也是有的,有一次在一个饭局上,有个女孩子就把他同一位长相俊朗的电视剧演员给搞混了。

这个晚上,方言的主题是:祝贺赵英杰荣获金奖。当然是民间的,完全是他个人行为。但请来的七八个人,赵英杰却都不认识。当然,全是方言的朋友。好在这些人都还是比较有趣。他们来自和艺术完全无关的单位,有公务员,也有公司职员,甚至还有无业者(实际上就是不愁衣食的游手好闲者),对艺术家充满了好奇和崇敬。他们一个个都非常谦虚,并且尊敬地称赵英杰

为“赵老师”。赵英杰也很清楚,所谓“祝贺”,只是方言聚会的一个借口。但既然说到了祝贺,就得有个热闹劲,所以大家也就纷纷向赵英杰敬酒。赵英杰心情也高兴。不管怎么说,得了金奖的确是相当不容易的。当时的竞争非常激烈。淘汰了一个又一个。说他过五关斩六将,一点也不为过。甚至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报纸、电视都做了报道。他从北京回来后,单位的领导也及时地向他表示了祝贺。

像过去所有的饭局一样,年轻的女孩子是少不了的。方言喜欢热闹。虽然他自己不搞艺术,但他身边总是吸引了一帮年轻、漂亮的女孩子。这些女孩中,有真心喜欢艺术的,也有其实根本就对艺术没兴趣的。而且,每次出现的女孩子,面孔都不重复。至少赵英杰没有看过有重复的。

这天晚上赵英杰看到座中有两位年轻女性,也就是二十来岁的样子。他当时直觉是她们都还未婚,但很快就证实他是错的。一个姓王,叫王瑶,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。她有一张很清秀而又圆润的脸,鼻梁挺直。她是时髦的,头发烫染成栗色。她的领口很低,能看到她雪白的前胸肌肤。她有一副很好的小蛮腰,而屁股却又很丰硕,因此看上去非常地性感。另一个姓林,林青青,是在桥南区人民政府里工作,办事员,看上去有些矜持。

她们是一对好朋友。

从她们谈话中,听得出来,她们过去是同学,而且还非常地要好。王瑶和方言是朋友,林青青则是她带来的。王瑶的性格很开朗,大概多少也和她的职业有关。她非常积极主动地和赵英杰喝了好几杯。她说她小时候非常喜欢文艺,爱唱歌,但没有想到现在有幸能和真的歌唱家在一起。她表现得很兴奋,几杯酒下去,脸上红红的,甚至额上沁出一些汗珠。因为她正好坐在赵英杰的对面,所以,赵英杰能看到她那一双闪亮的大眼睛。林青青坐在她的边上,侧着脸看她,一副很有兴致的样子。

这是有趣的一对,赵英杰想。一个外向奔放,一个内敛含

蓄。一动，一静；一热，一温。也许正因为这样，她们才成了很好的朋友。而且，看得出来，在她们关系中，王瑶是属于主导型的，而林青青是从属型的。王瑶要比林青青坚定，有主见。林青青则是属于被动的，温和的，随遇而安的。当然，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其实远不是这样简单。林青青一旦认真起来，骨子里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。

人性是最最复杂的东西。

方言的电话又响了起来，这是他这个晚上的第七个电话了。

“你真是大忙人哎。”王瑶讽刺着说。

方言就笑，不计较。但他也没有多“煲”，匆匆就结束了通话。

“马上有一个朋友过来。”他对大家说。

话音刚落，这时包间的门被推开了，进来一个满面红光，手端酒杯的中年女人。方言赶紧站了起来，热情地说：“啊，茅总。”

“这是鸿运集团的老总，茅总。女强人。成功女士。”方言介绍说。

茅总则用笑吟吟的热辣眼光一边扫视着大家，一边嘴里说：“啊，哪位是赵大歌唱家啊？”赵英杰推测，她在这之前大概是和方言通过电话。当她的目光扫到赵英杰这边的时候，就停住了。她是识人的。方言赶紧说：“赵英杰，著名歌唱家，这次刚刚在北京获得金奖。”茅总看着赵英杰，面带微笑，说：“我最崇拜艺术家了。来，来，来，我们喝一杯。”

方言则赶紧叫来了服务小姐，要求加一张椅子，摆一副新的餐具，让她坐下。显然，她是一个贵客，比赵英杰更重要。用方言的话说，“平时是连请都请不来的”。茅总也没推辞，待小姐一阵手忙脚乱摆好，她和赵英杰站着，已经把一杯白酒倒进了肚里。

大家的焦点这时候就转移到了茅总身上。

赵英杰发现,有钱人的力量还是大。茅总往下一坐,立即就赢得了大家对她的尊重。鸿运集团是个很大的企业,有十几亿的资产。许多人可能没有听过茅总的名字,也可以没有见过茅总本人(当然,也并不容易见到),但没有谁不知道鸿运集团的。鸿运大厦是市里的少数几幢超高层的“摩天”建筑之一,地处闹市新街口十字路口处。一到七层是商场,八层到二十三层是宾馆,二十四层到二十六层是娱乐中心,二十七层到四十二层是集团的办公地点。赵英杰对那个商场当然是熟悉的。他经常陪妻子漆晓军来逛。那是一个很高档的商场,里面的商品质优价高。很多的商品,都是针对白领和成功人士的。漆晓军倒也很少购买,但她喜欢逛,因为这里的服装更新快,代表着时尚,并引领这个城市的服装潮流。偶尔,她还能从优惠特价长廊里,淘得一些精品,高兴得不行。

赵英杰接过茅总递来的名片,看到她的全名叫茅海燕。心想:这名字倒还挺女人的。至少,比自己的妻子漆晓军这名字更女人。看她的年纪,倒也不算大。估计也就是四十来岁的样子,剪着短发,圆脸,皮肤白皙。眼睛挺大的,也很有神采,想来年轻时是很不错的。现在比较胖,看上去很富态。到底是老总,举手投足间颇有些气度和派头。与她一比,小王和小林就都显得分量不够了。事实上,别的男性也都没有了分量。整个桌上,仿佛就只有她了。她叫来小姐,给每人上一只大闸蟹,一盅巴鱼(学名为“河豚”,是生活在沿海内河里的一种鱼类,有剧毒,但肉极鲜美)汤,再上一瓶白酒。她在隔壁宴请客人,喝的是五粮液,所以,她要的还是同样的牌子,并让小姐把账单记在她的名下。虽然方言和赵英杰都表示不能再要白酒了,但她的话根本不容你反对。当然,你反对了也没用。

本来已经快要结束的饭局,因为茅总的到来,重新掀起了一个高潮。而相比之下,前面的过程,一下子显得非常的黯然

了。茅总的语气坚定而风趣,她说,她天天和生意上的客户往来,把自己弄得一点文化也没有了。现在,她要和大家喝两杯,沾沾艺术家们的文气(事实上,这里真正的艺术家,只有赵英杰一个,但她说“大家”,显然又把在座所有的人都“抬举”进去了)。自然,茅总是女中豪杰,坐下后立即活跃了气氛,而且频频地主动出击(当然,主要是针对赵英杰)。几巡下来,不但不见醉意,反而仿佛是愈战愈勇。而赵英杰,慢慢有了麻木的醉意。

“晚上还有什么安排吗?”茅总问方言。

方言含笑,反问她,“你有什么安排啊?”

茅总就对方言说:“要不吃了饭我们一会去唱卡拉 OK?我好些年不踏进那种场合了。可我今天想和我们的歌唱家合唱一支歌。”

方言就看着赵英杰,眼里充满了一种期待。赵英杰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去过卡拉 OK 了,也许是十年前。那时候年轻,也好奇。但去过几次后他就再也不去了。说真的,他心里很反感那样的场合。听上去茅总的嗓音还不错,但事实上对歌唱艺术而言,重要的不仅仅是嗓音,而是要有很好的乐感,很好的领悟能力。但她显然比较自信。成功的商人都是自信的,以为自己样样都行。

说真的,赵英杰不想去。

“走吧,我要听听我们的歌唱家的歌声。”茅总以一种不容推托的口气说,并且热情地拉住了赵英杰的手。

赵英杰感觉到她的手柔软而绵厚,热热的,有些汗。他有些不自然,她太亲热了。

“要不要把周局长也一起喊来?”茅总咯咯地笑着,问方言,“他约我好几次,说一起吃个饭。我一直没得空。”

方言笑笑,说:“这事就不要喊他了,你把我们乔院长喊来倒是可以的。”

“老乔就算了,”她笑着,说,“他这人不好玩。”

“她跟周局长挺熟的，关系比较好。”方言小声对赵英杰说。
赵英杰“噢”了一声，知道是遇上了人物了。

O2

那天是个星期天，赵英杰和漆晓军一起挤在厨房里。漆晓军在择着菜，赵英杰在水池边洗着碗。这个厨房的确是太小了。当初他们刚分到这个房子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高兴，可慢慢地他们就发现了许多问题。现实生活让他们感到了不知足。

主要是因为有了比较，有了参照系。原来你没有房子，是零，有了一，你就很知足了。可是，当你有了一，看到别人是二，甚至是三，情况自然就不一样了。很多人有了更好的住房条件，而他们现在还窝居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地方，一住十多年，心里自然就不太舒服。他们需要改善。尤其是漆晓军，很是羡慕那些已经买了大房子的人。她是女人，她需要有一个漂亮宽大的厨房。每当做饭的时候，她对厨房空间的窘迫，是相当的不满。

赵英杰有个习惯，只要他不演出，不出差，他就喜欢在厨房里帮着漆晓军做些家务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。漆晓军的那些女同事，有时候来她家，正巧看到这样的场景，也非常羡慕。毫无疑问，赵英杰与她们的丈夫相比，感情上要更细致，更体贴。漆晓军有时在电话里和她的同学或是朋友聊天，也会悄悄地说起他这样的好处，——女人们在一起常常喜欢议论丈夫和孩子。赵英杰也满意自己在大家眼里这样的形象，有时，甚至忍不住自己也想：我真的是个很不错的丈夫呢。

夫妻俩有时就是在厨房里交流思想。

他们各有各的工作，时间有限，所以，谈天的时候大多在厨房里，一边干活，一边聊天，议论着社会上的各种事情。有时，两人的意见高度一致，有时，却不尽相同。甚至，还会大相

径庭。大相径庭也没什么，因为他们从事着不同的工作，出发点不同，理解也就不一致。求同存异，只要不涉及他们本身，他们不会就某个问题进行争执。而家里的事，一般而言，赵英杰都是依着漆晓军。

他让她做主。

女人需要有当家作主的感觉。

另一方面，赵英杰本身也不是一个喜欢烦家务的人。比如说，添置什么样的新家具，换什么样的窗帘，买多少国库券，等等，他都不太关心。照他的理解，都是无所谓的事情，一切由她自说自话做主。

“我昨天看到吴灿然了，好像买了一辆新车子。”漆晓军说。

“他挺活络的，”她这样评价说，“整天忙。图个实惠。”

事实上，赵英杰早就知道吴灿然买车了。而且，那车买了已经有大半年的光景了。她那样说，有几分鄙夷，也有几分羡慕。更多的，其实是一种妒忌。大多数女人心胸都小，嫉妒忌。漆晓军当然也不能例外。偏偏赵英杰对此并不羡慕。他对拥有小汽车一点兴趣也没有。男人小时候对枪械，成年后对汽车，应该说是有一种天然的兴趣。而赵英杰，好像天生的缺那根筋。当然，他并不认为是一种缺憾。

他有他自己的精神世界。

吴灿然和赵英杰算是同班同学，他们是同一年从音乐学院毕业分到了市歌舞剧院的。说真的，吴灿然无论从哪方面看，条件都不如赵英杰。吴灿然也知道，自己的天分不如赵英杰，在艺术上不可能有大作为。分到歌舞剧院后，他基本上不在业务上追求。随遇而安，不求上进。但他活得很快乐。他是个很现实的人。他们过去是很好的。在赵英杰结婚后，吴灿然经常到他们家来“蹭饭”。不仅“蹭饭”，还经常用他们家的电话，打长途电话。吴灿然当时在追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孩子，那是他们的同班同学。在赵英杰看来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那个女同学同样也

是志不在歌唱艺术,而在于一些更实惠的东西。果然,他在苦追了好几年后,包括在赵英杰家里,前后打了跨度达一年半时间的电话,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。

漆晓军那时候也还是比较喜欢吴灿然的,因为感觉他很幽默,滑稽,能带来不少的笑声。同样,当他受挫的时候,又激起了漆晓军的许多同情。有一段时间,她甚至张罗着给他介绍对象。而吴灿然也是很积极,见了一个又一个,可见了以后就都没了声音。——全是姑娘们看不中他。

社会上一般的女孩子对搞艺术的,都有一种陌生感。

由陌生而产生不信任感。

没了信任,就是不够安全。

吴灿然那一阵子是处于一种低潮状态,甚至都有些自暴自弃了。赵英杰也有些奇怪,吴灿然怎么就会那样的不顺。按照一般的道理而言,他的条件并不差啊,怎么就会没姑娘看中呢?

大概也就是在吴灿然的恋爱到处受挫一年之后,忽然他自己谈了一个。那个姑娘是在电视台工作,不过她并不从事艺术,而是位会计。长得也很好,挺漂亮的。吴灿然感觉很好。很迅速地,他们就结婚了。而在他成家后,吴灿然就几乎一心只过家庭日子。

过得很好。

这些年来,歌舞剧院的人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吴灿然发了起来。他四处走穴,挣钱。除了买车,他还买了一幢新房子,在郊外,据说装修得非常豪华。他是世俗的,也是精明的。在这方面,赵英杰远远不能和他相比。

女人们当然喜欢世俗的,更为现实的男人。

世俗只是一个中性词。

世俗其实就是指在现实生活条件下,讲求实际追求。

赵英杰和漆晓军这些年来也特别想买一处新房子。国家实行房改政策以后,再不可能分房了。你要想改善居住条件,只能

自己去买。这些年来，他们当然也攒了一些钱，但离买下一处理想的新宅，还有相当的距离。收入的增加往往是非常的缓慢，而房价却像加了热的水银柱体，直线往上飙升。说起买房，倒真是可笑。越是没有钱的人，对房子的要求就越高。比如说，房子的位置，是不是在市区，生活是否方便，是不是靠近好的学校，以及价格是否合适，等等。而真正的有钱人，他可以在任何一个天涯海角处买房子。

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。

赵英杰和漆晓军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除了已有积余外，再从银行贷一部分钱，然后在市内位置较好的地段买一处一百多平米的公寓住宅。他们必须要考虑到自己上班方便，孩子上学也要方便。而偏偏这样地段的房价，要比郊区贵好几倍。他们现在住的房子还是歌舞剧院好多年前建造的老房子，面积不够（只有七十多平米），结构也不合理。虽然当时经过装修，但几年一过，立刻就还原了它原来破旧的本色。漆晓军特别想买一处新房子，离开这个老院子。在这里她感觉已经住够了。

和所有的夫妻一样，赵英杰和漆晓军的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坏。凑合。如果有什么甜蜜和风光，那也都是早期的，表面的。

而表面就是表面，不能真实地反映事情的实质。

表面上看，赵英杰和漆晓军两人工作稳定，事业有成。儿子叫赵小磊，已经九岁了，健康、聪明。小磊长相上更多的像漆晓军，性格上却又像赵英杰。儿子是他们生活的重心。他们活着，好像一心只是为了经营这个家，为儿子提供一个稳定的，可靠的，比较幸福的、健全的家。漆晓军说过，好的夫妻经营家庭，就像是经营一支股票，你要是不能保持一种优良的业绩，至少要维持它。

他们就是在维持。

他们当然也想做出优良的业绩来，但事实上却发现根本不可能。要创造优良的业绩，必须有那种非常和谐的关系。而他们

最初的和谐早就过去了。和谐,对许多夫妻来说,都是非常短暂的。它类似一种蜜月。夫妻之间不仅有单纯的那种蜜月期,也有关系上的蜜月期。蜜月的结束,就是裂隙的开始。

裂隙的产生,有时候根本就不是谁故意而为,而纯粹就是由日常生活里不经意的一些小事所引起的。谁也不知道,裂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有裂隙,也被视为正常。因为社会上大部分夫妻都是有裂隙的。没有人认识到这种裂隙的严重性,也无意去修补。因为,旧的裂隙补上了,新的裂隙又会产生。所以,懒得去弥合。没有谁想过,要是旧的不补,新的增加,最后会导致不可收拾。等到你发现它足以伤害家庭的时候,心理上却早已经麻木了,无动于衷,甚至觉得是散了的好。

赵英杰他们不过同别的夫妻一样,有裂隙,但还能过得下去。

许多夫妻都是在裂隙中过着的。

漆晓军只比赵英杰小一岁,在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做老师,教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。虽然她的名字有点男性化,但她长得却是非常娇小。她的名字,与她的父亲有关。她的父亲年轻时在部队里干过(比较传统,子女们的名字和花草绝缘,一律很严肃)。但她的长相,却和她的母亲相似。当时,因为年轻,看上去比她的母亲更娇媚。当然,外人并不知道,她其实内心里特别地倔。性格上,又像她父亲。

赵英杰结婚很迟。在和漆晓军恋爱前,他刚结束了一次痛苦而绝望的恋爱。那个女孩子就在歌舞剧院,是在舞蹈团,跳芭蕾,叫唐嫩嫩。他们谈了整整三年多的时间。领导也鼓励他们谈,因为这样单位里以后分房也容易些。唐嫩嫩的父母挺喜欢他的。就在他们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,她久病的父亲去世了。唐嫩嫩的一个舅舅从美国回来了。唐嫩嫩突然生变,提出分手,她要出国去。去美国。

那时候全国上下,正是一片出国热。

大潮。

一切都变得不可挽回了。

她非常坚决。

过去的那许多甜蜜与山盟海誓，一下子烟消云散。

人要是绝起情来，那真的是非常的决绝。

赵英杰那时候真的是痛苦得不行，很长一段时间，不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。就在这时候，当时的一个副院长（如今已经退休了），给他介绍了漆晓军。事实上，他最先见的还不是漆晓军，而是她的父亲。她的父亲当时在文化局的群文处当处长。漆处长当然对赵英杰是满意的。小伙子白白净净的，很标致，身材颇长，文质彬彬。而且，人品方面他也是放心的，因为毕竟是歌舞剧院的领导推荐的。自己又是在局里，想来不会出问题。在三个子女中，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小女儿。但，也就是这个小女儿最让他操心。在此之前，漆晓军已经谈过好几个对象了，但没有一个修成正果的。不是她谈到半途甩了别人，就是别人谈到半途甩了她。做为父亲，他不知道女儿内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但他直觉，女儿是被伤害者。无论是她甩别人，还是别人甩她，她都是受伤害者。

赵英杰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在圈外找对象。在文化局所属的艺术院团中，很多人都是在圈内找。一来是因为经常接触，容易生情，二来也是因为感觉有共同的艺术爱好。对漆晓军，见面以后，总的感觉还行。她比不上跳舞的那位漂亮，但看上去还挺顺眼的。那时候，她还在一个市级机关里当打字员。正是打字员这个职业，让他动了心。他想：没有事业是最好的，这样她就不会像唐嫩嫩一样，坚决要出国了。当然，最关键的还是领导的劝说起了作用。他相信领导的一些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领导是过来人，对婚姻有许多的体会，其中自然不乏真知灼见。

赵英杰相信。

虽然他们的趣味并不相同，甚至可以说是大相径庭，但他